不識家面目

李若梅

新認識一位剛通過專才計劃從內地移居香港的朋友，得知他在內地其實本來有不錯的工作和生活環境，於是好奇爲何他要選擇到香港來。

香港有什麼好，我說。香港人多車多，空氣污染嚴重，生活節奏急促，居住空間狹窄，城市噪音嘈吵，馬路經常堵車，打開報紙，盡是不好的消息……總之，我覺着就是一無是處。他聽得目定口呆，似乎一剎那眞的後悔來了香港。

日前再見到他，他語氣鄭重地對我說，我所講過的香港的缺點，也許都在一定程度上是事實，可是他發現香港其實也有不少好的地方。例如郊遊，他說，在我家鄉，要郊遊得開個多小時車到市郊，可是香港的郊野根本就在城市之內，出門走不遠就可以登山了。香港人要親近大自然眞方便，他讚嘆。

他還說，香港的舊區可能比較雜亂，但新市鎮卻有很好的城市設計，他所居住的屋就在某新市鎮，出了港鐵站沿着有蓋天橋便可直達屋苑，颱風下雨也不怕，途中經過的一個商場，還定時舉辦些書展藝術表演什麼的。「我很欣賞這種商場文化。」他說。

是嗎？慚愧！想不到香港的好處竟要由一位外來人來告訴我，看來眞是不識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了。看來我眞要打開我的心我的眼，重新認識和欣賞自己的「家」。

活的隱喻

葉輝

已故法國學者狄薩圖（M. de Certeau）在遺著《日常生活的實踐》中，提及佛洛伊德旁觀孫兒的「離開／歸來」遊戲，並稱之爲「快樂的操作」，他說，這樣的操作是一種「原型的場所結構」；他說，在城中漫步，記憶把我們和地方連結起來，那是一種純個人的、精神的隱喻：空間的日常生活實踐，就是重現快樂而無聲的童年經驗，那是說，在一個地方，一個人，成爲他者並走向他處。

對這個法國人來說，散步的城市在美國，記憶的母體在法國，日常生活的實踐，城市及其隱喻，或可借他引用的阿里斯多德《詩學》爲隱喻下定義的一句話來概括：「隱喻存於給事物命名，而名稱卻屬於他物。」此一定義的全文可參照另一譯法：「隱喻就是把一個事物的名稱轉用到另一個事物，要麼從種轉向類或由類轉向種，要麼根據類比關係從種轉向種。」（見汪堂家從法文直接譯成中文的保羅利科著作《活的隱喻》）無論採用何種譯法，都不免是層層轉譯，由原文譯成法文、英文……再轉成中文。

要是根據羅念生一九六二年由比屈特（I. Bywater）的校訂本原文譯出的版本，似乎更不好理解，卻極有參照價值：「隱喻字是屬於別的事物的字，借來作隱喻，或借『屬』作『種』，或借『種』作『屬』，或借『種』作『種』，或借用類同字。」

煎藥

雲家洛

如果你遇上一個好中醫，中醫藥是醫治長期病患的好選擇，不過，每天持之以恆依時煎藥，是最難的一關。醫師說，那些中藥成藥，不能針對病人體質與四時氣候，根本不入流，不能吃。醫師說，那些把中藥打成藥粉沖水的現代科技，成效存疑。醫師又說，那些用機器預先把藥煎好，回家慢慢享用的新方法，藥湯不夠新鮮，影響藥效，還是抓中藥回家自己煎吧。遵命，買了會自動熄火的電中藥煲，免除「看火」之煩惱，怎料中醫師又說，電煲火力不夠猛，煎藥時間太長，又影響藥效，還是用傳統的藥煲煎藥才是正道。

每天煎藥，是惱人的過程。首先要清潔藥煲內的藥渣，加水加藥加薑，然後守望着爐火，抓緊將沸未沸的一刻，趕忙用文火繼續煎煮；藥方說煎四十五分鐘、煮成八分滿，如何令火候準繩，是一門高深的學問。有時事忙不察，火太猛煎乾水，白費工夫；有時火太弱，又要密切監察，適當時候加「後下」之藥。一碗藥端出來，簡直是一門藝術了。

請教醫師，這病需吃藥多久？醫師說：「你這個三十年的長期病患，若三年痊愈，已便宜了你。」這說法眞的有道理。想到了餘生大概要與藥煲爲伍，是時候調節心境，嘗試在幽藍的文火尋索生之喜悅、叫自己在中藥的氣息中思考陰陽五行、學習在冒煙的藥湯中細味五千年的文明精粹好了。

主觀中的客觀

黃子程

應港台鄭啓明兄之邀做了香港書獎的評審一員，頓將自己陷入茫茫書海之中。事有湊巧，另一位評審謝安兄更在聚會中邀請我在他的「第二讀書會」演講讀書心得——又是介紹好書，以書會友。人生沒有書，何其寂寥？是以有機會總跟年輕人說：近日讀了什麼書？如同昔日前輩或大學師兄見面必談的話題：讀了什麼書，可得聞歟？無問其詳，但聞其旨。是以老友碰頭，還是那句必問的話：願聞先生讀書之旨趣，深怕走漏了好書，蘇州過後，頓足不已，或孤陋寡聞，面目可憎也。

機構送來入選好書二十本，要評審逐一綴上評語，並從三個組別的書目中每組至少選出一本作品，以便計算衆評審的分數，得出「香港書獎」的獲獎之書。二十本大書，要兩周內閱畢，可眞要至少放上七天大假，什麼也不做，躲在書室中仔細披覽才是，幸然裡面有一些是近期早已購而讀之了的，而今再開卷摩挲，也不過是其中一半而已，頓然有中了彩票般的興奮。從書目興感，眞的是什麼人讀什麼書。今將十七位評審的讀書旨趣拼在一起，計算二十本新書的得分，最後選出書獎冠軍，簡中準則，是主觀中求客觀——多人的主觀，就是客觀了。

善事與善心

葉特生

童軍格言：日行一善。簡單易明，且立刻就可實行。但因人性複雜，那麼簡單的心願，都會平添許多摻雜。

童子有一顆善心，好好發揮，去扶老人過馬路，老師若加以啓發就好，不必過分讚揚，否則，下一次他就不是爲了愛，而是爲了自己得光彩，也爲討好老師而做，善心反而不見了；同時，爲了有樣學樣去取讚賞，其他學生也出於非愛心去做類似的事，甚至弄虛作假，於是日行一善，變成集體作惡了。

童子世界尚且如此，成人世界當然更可怕。成人懂得自欺，只問做善事的內容，不管心態。管你沽名釣譽也好，朋友打賭也好，總之明碼實價：你捐一萬，名字刻在偏廳牆壁，捐百萬，連照片貼在正門口；捐到千萬，著名主持人會在電視籌款節目中大聲唸出你的善名，大家着重善款數目有無破紀錄，至於是否出於愛心，誰在乎？失去眞，就無從講善與美。從童子日行一善開始，我們已在失眞的環境成長，大家教大家：做表面工夫就好，社會充斥灌了水的好人好事。

如果你從事社會服務行業，這個試探就更大，你本來對窮人充滿了同情，願爲他們獻身；到後來，變成爲了一份工打業績爭預算，窮人成了一個數字，一塊踏腳石。眞有點難過，觸目所見的好人好事和慈善機構，有多少眞善眞愛？大家不過用商業手段去經營一份掛着「慈善」招牌的事業而已。大家自己騙自己，互相吹捧，彼此麻醉，自詡「我不入天堂，誰入天堂？」天堂今後若充斥了騙子，這天堂不入也罷！

平實的態度

陶然

有人說，香港以前是人辦報，但現在已進入人辦報；想想也有道理，因爲現在要譁衆取寵，人家不愛看，怪你不得狗仔隊當道啦！而且人們普遍獵奇，如今爲了銷路，你不迎合大衆口味也難，即使辛苦，也只好捲進去賽跑了。

事實上，傳媒影響力巨大，已經是有目共睹的現實了。有許多事情都是傳媒率先披露，才曝光。在這種意義上，傳媒確實起了監察的作用，功不可沒。但凡事過猶不及，因爲很容易就演變成物極必反，走向自己的反面。怎樣在知情權和事實方面取得平衡，的確需要認眞考量。

你可以報道事實，但不必加上自己的判斷和評論，否則對當事者未必公平。但如今新聞報道卻在很大程度上加上主觀色彩，不論對與不對，都會在無形中給讀者一種偏見，這並不公平。而且那是一種不公平的審判，不論對錯，你掌握了媒體，掌握了公衆輿論，對方只有一張嘴，任他如何善辯、口才如何了得，也是處於下風，畢竟百姓會覺得傳媒說的，還會有什麼錯？

因此，正因爲傳媒的影響力很大，也就更應該明白自身的職責，採取自律的態度。否則，如果只是爲了刺激銷路，也不知道要把讀者引向何方？

當然，現在傳媒競爭劇烈，各出奇招，希望勝出，也並不奇怪。但報道新聞，是不是還是應該保持平實的態度？

提問的學問

關平

讀記者在香港天主教教區主教陳日君與湯漢交接時做的採訪，簡直慘不忍睹。記者朋友究竟是否曉得在訪問誰，有沒有做好功課，了解受訪人有何特點，會引起公衆的興趣，值得傳媒發掘？

不妨看看英、美的報章雜誌，這些年來有關天主教會的熱門話題，是神職人員的戀童醜聞，神職人員被告上法庭，教會出面尋求庭外和解，賠償巨款息事。牽涉事件的神職人員在教會內是否受到懲處，教會到底應否拿出巨款爲行爲失當的神職人員遮醜，這些錢用來救濟陷於水深火熱的窮人和災民，是否更加切合上主的訓誨，都是英、美記者追問的問題，在採訪時往往能激出火花。可惜，香港記者在陳、湯交接的採訪沒有人問及。

對現代天主教的改革，一般教友都會有很多意見，例如，面對神職人員越來越少的現實，本地的天主教會怎樣應付？有否打算開放神職人員的資格，向基督教學習，容許已婚教友和女性執行聖事？

還有，香港教區主教如何看中、梵關係？他們贊成中、梵建交嗎？他們如何面對中國愛國天主教會祝聖新主教，帶來與梵蒂岡之間的爭端？香港教區能否在這個問題上扮演一定角色？有傳媒把退休的主教稱爲叛逆主教，我倒想了解如何叛逆？他主張嚴懲牽涉戀童醜聞神職人員？還是呼籲開放神職人員的資格，加入已婚教友和女性？這些問題不都值得一問麼？

拍孕婦照的考究

阿濃

拍全家福和兒童照自有攝影術以來歷久不衰，只是全家福已經由長者排排坐、幼者排排站，改變爲更自然溫馨的家庭生活寫眞；兒童照也更注重捕捉其活潑天眞的瞬間。

近年才日漸流行的是拍孕婦照，鏡頭焦點對準待產母親的肚皮。

有意拍孕婦照的多是懷孕的母親自己。她們覺得懷孕生子是一件光榮的任務，懷孕的母親也是女性最美麗的時刻，她們要把這一刻保留下來作爲紀念。到孩子大了把照片給他們看，會倍添溫馨，增進感情。

孕婦照要拍攝得好看也有不少考究，懷孕期是其中之一，三十來個星期線條最是好看。衣服包着肚皮拍意義大減，裸露着肚皮拍攝才見效果。

裸露而有一種高雅的氣質，散發出母性的光輝才是上品。

部分孕婦肚皮上會出現妊娠帶來的皺褶和紋路，需要在「執相」時把它去掉，這又不是業餘拍攝者能做的。因此花錢找專業攝影師有其需要。近日見報的一輯女藝人孕婦照，裸露範圍不少，但感覺高雅中略帶性感，很配合她的角色，專業所爲也。

此會非會——反會議創意法

黃伯康

經濟陷困境，世界各國不同企業都在想新點子，務求突圍而出。不過，很多激發新意念的不同方法（例如腦海大激蕩及思維地圖），都已經逐漸變得枯燥乏味。在全球市道處於谷底的時刻，竟又有好些公司想出新的「集體創意方法」，值得在復活節與勞動節之間的這個星期五與各位分享。

這個創意思考方法叫作「Unconference」，中文或許可譯作「非會議」，甚至是「反會議」。這種「非會議」或「反會議」的概念，源自市場研究的「聚焦小組」（Focus Groups）。無論聚焦小組也好、腦海大激蕩也好，參與者總是要一本正經地坐在會議室高談偉論，而在這種設定的環境下，發表者與接收者都難免會感到較爲緊張，也必定難以盡情發揮。至於「非會議」的目的，就是希望打破「會議」予人之心障和局限——因爲參與者最初只知道要參加一個「需發表意見」的野餐會或燒烤會，而意見收集的渠道乃是透過有獎遊戲的方式，鼓勵各參與者「鬥」提供更好的建議——勝出者的獎品也價值不菲，一般都至少有港幣一萬元。

越來越多歐洲企業嘗試用「非會議」方式，去鼓勵員工和顧客多作溝通，並且同時思考新點子、新方向。在沒有壓力和實事求是（員工掌握企業狀況，而顧客會眞的使用服務和產品）的環境下，往往能產生更多具實效的創新建議！下次開會之前，不妨先想一想，來一個「非會議」！

活力校園

聖三一堂中學校慶崇拜 30年教育實踐薪火相傳

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日前舉行三十周年校慶感恩崇拜暨復活節崇拜，邀得香港聖公會教省主教長鄺保羅大主教講道，以及香港聖公會東九龍教區徐贊生主教作奉獻禮。校長胡文明感謝三十年來各方的支持，令學校得以在師生上下一心的氣氛下茁壯成長。

主教長鄺保羅指出，人應重視眞實、高尚、公正的事，而現今社會充斥造假、欺騙的罪行，正因爲世人多唯利是圖，只重成本效益，不重誠信。此刻應重新注重傳統核心價值，講求公理、道德、良知、責任，克己自制，保持個人操守，恢復聖經及中國傳統中所追求的價值觀念。同時，學校亦應加強群體觀念的教育；愛亦只有在群體中才能發揮出來。現代人往往只重個人主義，而少理會他人感受，不明白人只有在群體中，互相緊密的扶持、分享、安慰，才可得到健康快樂的生活。他提到早年八仙嶺大火中爲學生而犧牲生命的老師，他們捨己爲人的群體精神，正是現今世人須珍視的特質。

在奉獻禮中，徐贊生接受了由陳麒老師和趙曉彤同學代表奉獻的一本輯錄了學校過去成就的書冊及學校發展計劃書。胡校長表示，上述二人均爲聖三一堂中學原校升讀的學生，曾經於高考和會考取得優異成績，前者更回校執教，實現薪火相傳的理想。由此可見學校自一九七八年創校至今的三十年間，師生同心，實踐了教育的使命。

三十周年校慶的主題爲「凝聚力量，秣馬揚轡！」（Assemble & March！），學校近年致力推廣校內閱讀風氣，在二〇〇六至二〇〇八年期間，學生作品屢獲公共圖書館「4・23世界閱讀日」及「新地開心閱讀計劃」的獎項。今年應教育電視邀請拍攝有關「如何善用圖書館促進學習」節目。

是次三十周年校慶的主題曲由該校校友鄧健泓作曲，有關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的三十周年校慶的詳情及其他資料或照片，可瀏覽學校網頁：www.skhhtcss.edu.hk/30th/。

▲聖三一堂中學舉行三十周年校慶感恩崇拜

◀醒獅表演讓全校學生一同感受中國人慶新春的熱鬧氣氛

▼總校長陳沛炘博士（左二）、中學校長陳偉佳博士（左一）及小學校長羅美寶祝願學生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身體力行掃舊迎新 王錦輝學校文化周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月前舉行「中國文化周」，舉辦多項展覽及表演活動，讓中小學生深入體會中國五千年文化的特色，增進學生對國民身份的認同。

文化周的其中一項活動是「唐服日」，學校安排了醒獅助興，由總校長陳沛炘博士、中學校長陳偉佳博士及小學校長羅美寶聯袂主持點睛儀式，祝願學生在新一年更積極學習，享受追求知識及眞理的樂趣。

「唐服日」當天，浸大附屬學校的中學生更爲小學生們舉辦了年宵攤位遊戲，一同感受春節的熱鬧氣氛。此外，木偶皮影戲表演、戲曲欣賞、中樂表演、吉祥物介紹及由老師主演的《白蛇傳》均令學生眼界大開。

學校在活動中更特別加入環保概念，讓學生協助布置及粉飾由沙田新城市廣場送贈的聖誕樹及雪人，成爲充滿傳統中國特色的許願樹及財神，令現場喜氣洋洋的紅色布置點綴上朝氣勃勃的環保綠色。

一衆中學生更於攤位遊戲活動完結後協助清潔整個中學部校園，身體力行，掃舊迎新，歡天喜地迎接新一年的學校生活。

城大蟬聯大專總冠軍

城市大學體育代表隊日前獲香港大專體育協會頒發二〇〇八至〇九年度團體男子組及女子組總冠軍。城大創下香港大專界先例，蟬聯男子組與女子組團體總冠軍，也是歷年來第四次同時獲得男女子組團體總冠軍。

▲城大體育代表隊蟬聯香港大專體育賽團體男子組及女子組總冠軍

炸雞的故事

孫慧玲

世上每天有二萬五千人因飢餓而死，生活在富裕社會的我們，應該浪費食物嗎？

孫老師：

昨天爺爺生日，我們一家上館子吃飯慶祝。爺爺作主點了許多菜，結果吃不完，媽媽叫酒樓部長給包起帶走，怎知爺爺十分生氣地喝止，說她「羞家」、失禮，使她十分難堪。

吃剩飯菜「打包」眞的是失禮的行爲嗎？都說要吃新鮮的食物！吃剩菜會不會不衛生，無益健康呢？

夾在爺爺和媽媽中間，我也不知道該怎樣做。

小薯仔

小薯仔：

看你所提的兩條問題，我覺得你對「打包」、「吃剩菜」這兩件事其實也不大贊同的，是嗎？

最近在網上看到一套紀錄短片，是第五十六屆柏林國際電影節中的得獎作品，在三千六百個參賽作品中脫穎而出，奪得冠軍，片名是《Chicken Ala Carte》。

影片背景是東南亞某城市，影片開始時出現的是一些出售炸雞的餐廳招牌，然後是兩個開心少女進入炸雞店的鏡頭，她們各要了一客炸雞飯配汽水加冰，一邊吃一邊談笑。年輕的笑顏實在賞心悅目，少女愛美，小心食量，當然吃不完那個炸雞餐，剩下的被倒到垃圾筒中。

鏡頭一轉，到了晚上，店舖關門前，有一個男人騎單車而至，他拿了一個黑色垃圾筒，進入店中收取食物垃圾，然後，又從另一個盛載吃剩的雞翼雞腿垃圾筒中，小心翼翼地撿拾比較多肉的放進另一個綠色膠袋中，少剩肉的則丟到黑色筒裡去。

鏡頭又一轉，他回到村中，一群衣衫襤褸的小孩蜂擁而上，爭相在黑色垃圾筒裡撿吃的，人人笑容滿面，十分滿足於有得吃的。

鏡頭再轉，男人回到家中，他的家人早已坐在飯桌前等開餐。他把綠色膠袋放到桌上，接過太太抱着的小兒子，讓太太把袋中的食物分到各人碟中。小女兒分得半隻吃剩的雞翼，急不及待想吃，男人制止，原來，大家還要祈禱，感謝上天恩賜。

天！他們吃的，都是我們眼中的垃圾啊！

小薯仔，你知道嗎，每天，世上有二萬五千人因飢餓而死，所以，你自己說，生活在富裕社會的我們，應該浪費食物嗎？

香港流行吃自助餐，許多香港人往往寧願多取，吃不下倒掉，從不顧慮到食物的浪費。

香港人愛充派頭，到酒樓吃飯，愛滿桌菜餚，吃不完沒關係，「我鍾意就得」。

你叫自己做「小薯仔」，無非是想表示自己微不足道，無能爲力。但是，小薯仔，凡事從自己做起，如果你關心飢餓的人，如果你愛護地球，如果你不想「作孽」，請勸勸爺爺不要浪費，動員爸爸和你一起支持媽媽。

孫老師

（本欄歡迎讀者來信，分享感受。來稿可電郵至 wlsun.newspaper@gmail.com）